

從「讀者群」談起

張光譽

(一)讀者與讀者羣之界說

經常聽到某某名作家擁有廣大的讀者羣。某某暢銷書被廣大的讀者羣搶購一空。這所謂的「讀者羣」究竟意味着什麼？猛一看，往往只以為是許許多多讀者的總和。其實却又不然。為什麼？首先必須瞭解「讀者」的屬性是完全個別的。讀者在閱讀時的心智活動是個別的。閱讀以後的感受也是個別的。因此，每一位讀者所受書本的影響絕對不盡相同。即使把閱讀過同一本書的讀者集合起來研討心得，最後還是人言殊。當然，既為集體研討，總會產生某些相近乃至一致的結論。但，這只是公衆（The Public）的行為現象。這種公衆的行為現象，其實不必把他們集結在一起研討。無需面對面的接觸，把他們還元於個別的地位，藉着報刊雜誌的媒體，也一樣能產生「無接觸的反應」，而溝通觀念並獲致結論。

讀者雖然是個別存在的；但讀者與讀者之間，却往往會對某一作家或書本引起一種奇妙的共鳴，但此種共鳴既非經過事前的安排、研討等具有形式與目的所反應出來，亦非完全經由直接閱

讀該書本身所致。而是，同時藉由某種外在的感染所形成的現象。這種感染，純粹來自間接的暗示力。因為讀者在閱讀時難免有某種偏好或偏惡的趨向，若發現別人亦同有此一趨向，便自然而然引起共鳴。這種共鳴，實則屬於一種羣衆（The Crowd）的情緒。排除或穿透其羣衆的情緒，讀者的真正面目還是迥然不同的。

此外，我們也發現不少人，雖自稱爲某作家或某書籍（包含報章雜誌）的忠實讀者。其實，他們本身却絕少涉獵此一讀物。或讀過之後仍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得。他們所擁有的，不過是該書及其作者的印象而已。此乃出之於慕名或有意穿鑿附會的結果。在這些人當中，我們只看見一層掩飾的外表。顯現在此一表層的，多半只是二分法的價值判斷。亦即：「好或壞」，「喜歡或厭惡」等等。這是一種羣集（Herd）的現象。此種現象中的「讀者羣」，除了人云亦云外，不再會有自身的感受或思想意見。可說單見森林不見樹木。實際上他們根本就不能算爲讀者！因此，一般所謂的「讀者羣」，只是屬於上述的「公衆」、「羣衆」或「羣集」的構成型態。換言之，那只是徒具「聽衆」或「觀衆」的團體氣氛而已，並不能代表真正消化作品的個別的讀者自己。

（二）出版商與讀者羣

作家用盡心血所寫出來的作品，當然希望讀者能够深入領會它的精髓。從而獲得作家所欲表達的願望。然而，出版商却沒有這個必要。出版商在發行書籍的第一着眼點便是它的銷售數量。因此，他需要廣大的「讀者羣」來支持。（那怕有人只買書而不讀的！）出版商能够製造越多的讀者羣，便越有成功的把握。他能運用各種廣告與宣傳活動來哄抬一切。把作家和書籍的知名度

極力普遍化。使得人人都在腦子裏產生深刻的印象，並利用人爲的「口碑」百般誘發其強烈的購買慾。這純粹是一種高段的商業行爲。對他而言，書籍便是商品，原也無可厚非。但，事實上，即使把書籍列爲商品，這種商品還是截然不同於一般的貨物。出版商所努力招徠的結果，頂多只能網羅屬於上述「羣集」的讀者羣。特別是喜歡趕時髦的讀者羣。因此，好景往往只限於曇花一現。也許在極短暫的時間內一連可以發行十幾版。但總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若干年之後，便自然消聲匿跡了！

出版商既然都挖空心思來建立書本的知名度，俾利於大量傾銷。那麼，他所選擇的作家或題材，自然不會是讀者所陌生的。他寧可出版識字無幾的電影名星的自傳，或以譁衆取寵的熱門人物爲題材的逸事；却不屑於發掘一位默默耕耘的文壇新秀。這種重名不重質的結果，雖然令人啼笑皆非；但到底還能掀起一股購書的高潮，使得窒息的出版界頓時蓬勃起來。你又奈他何呢？

(三) 書評家與讀者羣

書籍是以抽象符號（文字）寫成的。讀者必須具有某種程度以上的條件方能接受它所要表達的內涵。況且，一本好書，每每寓意深刻而複雜。程度不夠的讀者，在購書之前，往往只被作家的名氣所左右。但究竟不是出於主動的自覺，到頭來，經常不是大失所望，便是徒然嘆爲觀止而無法消化其艱深的奧秘。於是，他便產生一種依賴別人的心理，仰望書評家來替他推介並指點迷津。這一類的讀者羣，是屬於有自己的主見，但仍易受癖好相近的外力所感染的「羣衆」。他們雖不再相信出版商的哄抬標榜；却把書評家的言論奉爲金科玉律。他們的趣味中心已經自作家的虛名轉移到書評家所捧出來的書籍本身。書評家的價值觀，在他們心目中另外豎立了以書籍爲偶

像的權威感。因此，他們購書的目的，不僅認為書本可讀，而且更值得永久收藏以及流傳後世！這些書評家有的志同道合，接二連三地針對某一特定的作家或作品加以剖析與批判。甚至也有聯合起來開會評議的。對於任何褒貶均儼然以「公衆」自居。那麼，其影響力量便不可忽視了。如果，他們言論有所偏頗或者限於自身的才能學識而誤解了原著，那麼，後果就更不堪設想！近來已有態度嚴謹的書評家，盡量避開主觀的批判。也不輕易做價值論斷。只是採用相當客觀的方法，依據各種學說觀點去分析作品，闡釋作品。彷彿科學家把一架結構極其繁複的儀器拆成一個個零件，然後再組合起來以驗證各種原理和定律似的。實在難能可貴！然而，即使如此，由於所選取的作家作品無法普遍的關係，無形中，仍給某些善於崇拜偶像的讀者羣造成一種「楷模」的錯覺。以為非經其評論的書籍便不值得一讀了！

這幾年來，有些新崛起的年輕作家，多半是先在曲高和寡的雜誌發表作品。然後，被著名的書評家所賞識，加以精闢的剖析並肯定其價值。繼而又經出版商的不斷哄抬（除廣告活動外，又多了引述著名書評家的金科玉律以為標榜。）方才一鳴驚人，轟動起來的。想當初，供他們發表文章的雜誌，其讀者的冷落與發行數量的可憐，兩相對照，實在令人不敢置信。即使印成單行本後，還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書籍由於不同出版社的發行（因為沒有拿版稅或稿費，可以改頭換面另家出版。），其銷售量簡直有天壤之別。誠然不能不為之心服口服哩！

（四）寄望於公開展示與比較研究

藝術品的觀賞與評價，往往藉着共同展覽的機會，予以發揚光大。諸如：繪畫、書法、彫刻、插花、刺繡以及攝影與電影等等展覽。最近兩年又有了所謂的「書展」。然而，書展在目前的

情況，只做到集中銷售的「超級市場」，絲毫沒有其他藝術品展覽的功效。本來，各種展覽會的本質，都含有比較觀摩的因素在內。一切形式與內容，都在衆多作品當中見出它的意義與價值。書展如果也能如此，那麼，書評家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便不那樣單純了。因為書展不能像其他造形藝術那樣一覽無遺。書展的用意，如果不止限於銷售書籍，而進一步要讓讀者去觀摩比較的話，除了要有專供讀者長時間閱覽等等技術上的問題外，原則上，還要應用到比較文學的精神。說起比較文學，當今所能辦到的也只有各種論文的發表，而無法將其旁徵博引的書籍一併展現。尤其是純粹文學理論之外，凡涉及到文學作品本身的比較時，一般讀者更需要有原著的同時參照，方能相輔相成。而不致有隔靴搔癢之憾。假使，有一天書展會走向一般藝術品展覽的方式與比較文學的研究精神，雙管齊下，兼容並蓄。那麼，其對讀者的裨益，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只是，這種「書展」談何容易？或許永遠是個烏托邦也難說。然而，有理想的出版家（非出版商）却應該朝此方向去努力。目前，中西比較文學正在方興未艾。這些學貫中西的學術界名人實在貢獻不小。然而就一般讀書界的現狀來說，未免把目標懸得太高了。過分遙遙領先的學術研究，使得絕大多數的讀者對其艱深的研究課題隔着漫長的一段距離。對他而言，不啻爲畫餅充飢而已！如果比較文學的研究範疇能够降尊紆貴，先緊縮爲適應一般讀者的需要，以後再去翱翔於學術的殿堂。那就可以彌補一些閉門造車與我行我素的書評家的空洞與偏頗了。而真正有良心有抱負的書評家，也應該主動採取比較文學的精神與長處，在比較研究方面多下一點功夫，而不要僅憑一己之見來論斷一切。如果有朝一日，讓我們看到書評家不僅單單在刊物上分析批判作品，同時也附上原作品供讀者對照參考（目前已見短篇小說的文評附有原文者）。不僅附上原作品供讀者對照參考，更利用小型「書展」的方式，將其他同類性質的相關作品（包括長篇或單行本）也一併展示出來比較研究。如能做到這樣（或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視聽圖書館」的閱覽室可以辦到。）

那麼，即使規模再小，也是曠世的創舉了！

(五)呼籲讀者自主自立

人類的學習過程，閱讀書籍所佔最多。無論文學與非文學的著作，我們讀它，並不僅是由於我們不是作家便是讀者。我們身為讀者時，是一種廣義的學習狀態。即使抱着消遣或純粹的欣賞態度，我們依然會有潛移默化的現象。讀了一本壞書，往往便受到原為良心所排斥的壞影響。這是一種反面的被迫接受學習。由於我們事前缺乏鑑別力所致。任何幼稚期的讀者，都需要有人引導，其原因便在此。否則便認不清那位躲在書籍背後的作家，究屬教師抑或歹徒了！但閱讀是一種奇妙的經歷，人人都不會完全停滯在幼稚期的學習階段，也不可能到達永遠學成不必再學的地步。所謂活到老學到老。我們時而學習，時而應用。在學以致用時，我們還會直接間接影響別人。因此，做為一個讀者，確實並不是那麼單純的。讀者的身份，是整個人生當中一環頗為複雜的建構。我們不能疏忽自己身為讀者的時候。

當然，靠自己閱讀而學習，我們往往少不了書評家的指引。但是書評家也是另一類型的讀者。作家的一切，既非書評家的所有，也並不等於讀者本身的全部。作家所展現的人生片段，透過書評家的觀點加以整理後，與經由讀者直接體驗的一定有所出入。因此，我們一方面有賴於學有專成的書評家之幫助；一方面却仍有自主自立的必要。欲排除別人的偏見，必須自己博覽精研。從諸多同類性質的作品當中去比較研究。然後，我們才能擺脫被動的餵養，邁向主動的進食。充分享受有益的精神食糧！

可惜的是，人類文明在極度發展之後，閱讀遂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品。絕大多數人，從悠閒的

農業社會踏進繁忙的工商業社會後，便漸漸放棄了閱讀的權利。他們寧可看一兩個鐘頭不知所云的電視劇，却不願意耗在文字堆裏去傷腦筋。但是，人類的自矜又叫他們不得不投身於文化的邊緣，緊緊抓住讀書界的尊榮。因此，他們又回到咖啡館和沙龍裏去談點時髦的文學、哲學和科學的雜碎（不是曩昔在沙龍裏發起文學藝術宣言那樣的）。尤其是某些作家和作品的名稱，便如此這般散播出去，成為類似「羣集」或「羣衆」現象的口頭禪。所謂的「讀者羣」便這樣悲哀地形成，並且還樂此不疲！

我們究竟是要當一個真正自主自立、具有個別心智活動的讀者？還是要當一批專門拾取書評家的牙慧，或淪為出版商的應聲蟲，却從來不肯認真讀完一本好書的所謂「讀者羣」呢？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本書是倡導「新女性主義」的呂秀蓮女士，以「拓荒者」、「池畔風」筆名，在中國時報副刊專欄「拓荒的話」，所寫方塊文章的結集。綜論新女性主義、民族自尊、留學生婚姻、傳統的觀念以及社會批評等問題。共收「尋找另一扇窗」、「所托何『福』？」、「哀知識分子」、「笑娼不笑嫖」、「留學生的覺醒」、「女人啊女人」、「君子遠庖厨」、「從鐘肇滿殺妻談起」等百餘篇短文。

呂秀蓮著·每冊40元

尋找另一扇窗

烟愁

琦君著
每冊40元

從五版的「烟愁」到新作「三更夢書當枕」作者一貫地以樸實平易近人之筆，寫她對親人、師友的懷念；童年、鄉土的眷戀，日常瑣事的感受，文字如風行水面，而自見功力，尤其透出東方人真摯、溫厚的情操。這也許是中、英、日「讀者文摘」一再選用琦君散文的原因，讀一篇定會接讀二篇三篇，細細體味而至愛不釋手。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